

理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五

性理七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是道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





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觀鷄雛。此可觀仁。○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人之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仁則一。不仁則二。○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



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

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李似祖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



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

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焯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焯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焯



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入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

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



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昏。故用力

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



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

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



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陳淵問揚

龜山曰。萬物與我為一。然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

仁之名者矣。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

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於不知

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

以酬酢萬變者。不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

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

死。雖有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為吾用也。故視

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急急

於求也。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

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

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

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與程子

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

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

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

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

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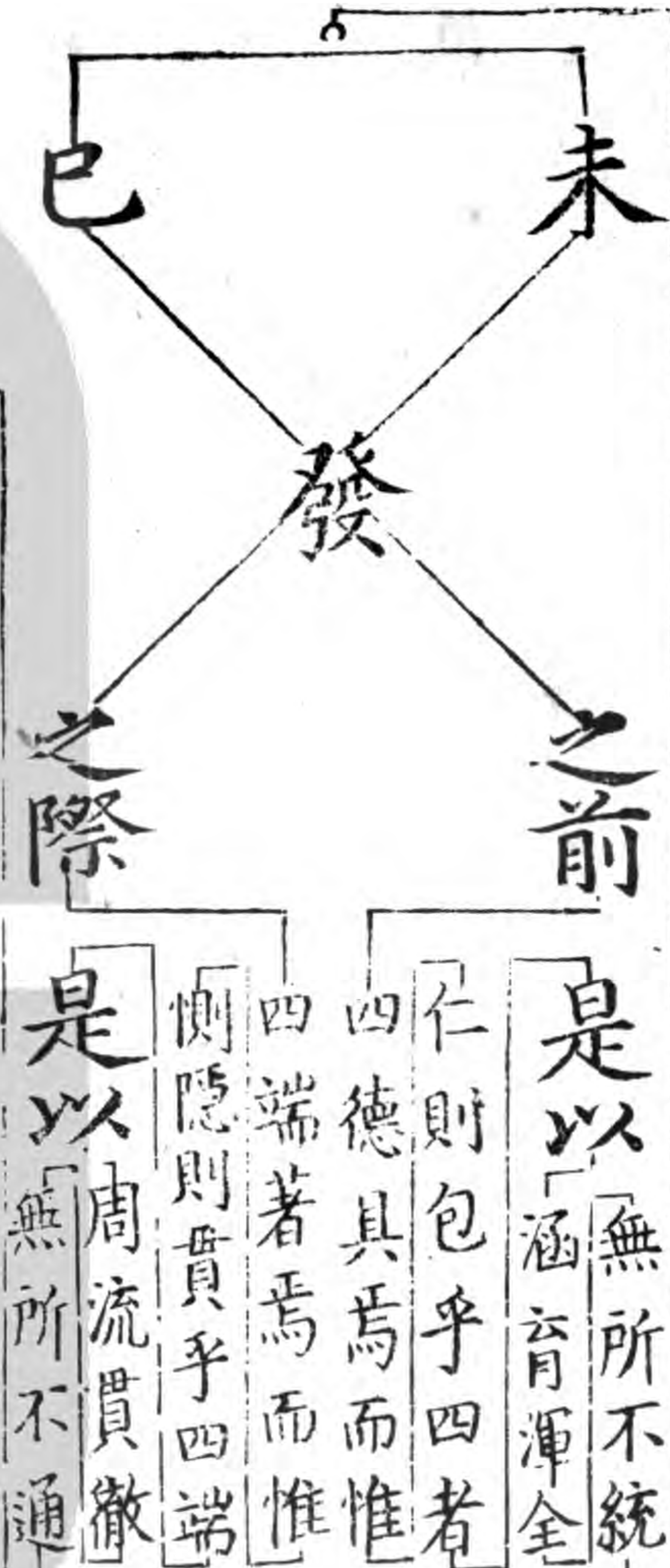
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

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仁說圖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以為心  
利貞 元亨 地之心 便是天



專言則未發  
 偏言則已發

是體  
已發 惻隱

是用

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

蓋公則仁仁則

愛

孝弟其用也而怒其施也

知覺乃智之事

所謂性之愛之仁也  
生之理 情之發 體之用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



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鷄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

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



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又問：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爲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爲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

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味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側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無交涉。



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

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曰：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



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為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

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暘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



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為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思。○或問仁有生意如何。

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問曩者論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處。似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機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仁。故能貫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說。他自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五  
十四  
活。今若恁地看得來。只見得一邊。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體了。問生之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真實識得仁之體。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殼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問周子窻前草不除去。

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童蜚卿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



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鷄雛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鬪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問觀鷄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鷄雛而言耳。生理小物。○問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為體。專言之。則兼體用。○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

用。○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公之為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為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



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已私。做底便是仁。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已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授於夫子。只是克己復禮爲仁。○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

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



若以私欲則不仁矣。○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怒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怒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怒故也。○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

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所以能怒。所以能愛。雖或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問公所以能怒。所以能愛。怒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怒是推其愛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



湊合不著都無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已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及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又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己爲恕。恕是從己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又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又曰。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子孟能

湊合不著都無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已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及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又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己爲恕。恕是從己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又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又曰。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子孟能



如此。下自荀揚諸人。便不能便不移易者。昔有言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已之謂恕。蓋恕是推已。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裏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是仁。喚着便應。扶着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着不應。扶着不痛。這固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扶着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不聞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醫者以頑痺為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脫

生理大全書卷三十五  
三



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答張敬夫書曰。胡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邪。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

此事。

知此事當如此也。

覺是覺此理。

知此事之理當如此也。

以意已分明。

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



為仁言為德哉。又答曰。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為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為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為親切也。若遽

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訶以公便為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為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為然也。南軒張氏與朱子書曰。仁之為說。推原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一體也。是以其愛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為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然愛字。只是明得其用。必曰仁者愛之理。所以更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所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為妙也。又



答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  
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  
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  
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  
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  
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  
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  
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  
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  
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

仁了無干涉也。

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

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非謂公之一字便是。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

直指仁體也。

細觀來喻。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

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

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以相愛。况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

兩句。心中初未嘗有一字說着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却。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

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

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

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



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

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南軒書云仁說如天地以

妨然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為人之心似完

全仁道難名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為仁又曰公而

以人體之故為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為深切愛只是情

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

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問愛之理實具于心心之德

發而為愛否曰解釋文義則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據

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

為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真

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為疑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

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

理意味自別如克己復禮則如何為仁居處恭執事敬

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

克己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

向外處求周謨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

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正如疏導溝渠初

為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

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問敦厚虛靜者仁之本曰

敦厚虛靜是為仁之本又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

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一

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喚



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程子云。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

物為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問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



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

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二程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畧。故無復



優柔厭飫之味。克已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  
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  
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  
愛字看。却之爲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  
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具行之患。故其蔽愚  
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  
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  
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  
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

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  
其正理而爲不仁矣。

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朱先生云。未  
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  
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箇物  
串在四箇物裏。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  
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爲愛。而發見  
之端爲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故  
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



而克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側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孔門教人求仁為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太泥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為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

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為仁則不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為一。謂與萬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物為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為一體。方為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必己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踈闊之甚。據其實己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闡



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

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問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潛室陳氏曰。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云。愛自是情。仁自



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別。曰。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周子以愛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爲仁。則是指情作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問仁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竊以爲纔言知覺已入智中來。曰。程門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問仁者偏言之。只一事。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心之德。頭面迥異。仁既是愛之理。則義禮智亦當謂之

理。四者皆當用工夫。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着力。何邪。曰。所謂愛之理。是偏言之。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限。不可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仁字看。仁爲善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以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同。方是詣理。○問晦翁說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情性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和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心爲穀種。能生處。即是他所以爲穀種處。故桃杏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



之體段。只說求仁爲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爲人心。方見仁着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既無人心。問他恁麼羞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卽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問程子云。把捉不定。皆是不仁者。曰。仁人心也。心走作不在腔子裏。則人形雖具。而所以爲形者死矣。故謂之不仁。

西山真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

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卽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爲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



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為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為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為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為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為天之全德。故仁亦為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為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心。

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厲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必均齊而毋偏吝。必方正而無頗邪。帥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



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欲。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蟲。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慊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

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纔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祿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曾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伎忍刻害之私。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



此而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是心之體。謂形質也。此虛靈知覺者。是心之靈。靈。謂精爽也。言其妙則謂神明不測。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理即知覺性也。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此所謂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道。此所謂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即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

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已為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為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為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痲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



心亦為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魯齋許氏曰。仁為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為廣大。直是有理。心胃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為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為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

禮智信。此二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臨川吳氏曰。天之為天也。元而已。人之為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榦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榦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人所稟受有萬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夫人全德固未易全。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三百三千之一。亦可謂仁。則亦可



以得壽矣。予嘗執此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重厚也。簡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厲殘忍。褊狹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夫東南西北地之四方也。而東為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為長。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何人之心也。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芥不留。及物之春。洞徹無間。真足為人之長矣。不然失其本心。沒於下流。而不能自拔也。又奚長之云。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五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六

性理八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



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睥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又問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問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

曰。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黃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一  
下歸仁。便是流行處。○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爲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

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行之便。便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着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克己復禮爲仁。善善惡惡爲義。○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



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

問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

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南軒張氏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勉齋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



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為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為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常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為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為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



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黃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一作深藏不測是智。○仁與義是柔軟底。

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夏冬

相似。仁義

仁一作禮

是陽底一截。

禮智

義一作智

是陰底一截。○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

義智屬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

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

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是肅殺

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

其智愈大。其臟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

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以義為柔。蓋仁是



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是收斂底意思。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

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問。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爲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讓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亦如木是包得火金。



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禮智皆

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體統。曰。是。○仁有兩般。有作爲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爲。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破裂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著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著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

流行到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問先生以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



性理大全卷三十一  
九  
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嘗言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爲兩箇。兩箇分爲四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云。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曰。覺

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著。隨即曰。不可便以公爲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



性理大全卷之三  
七  
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

也。利貞者性情也。○或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伊川穀種之說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不宜。○童蜚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惟為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大用無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六  
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說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爲惻隱。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楊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處否。曰：恁地靠著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

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



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此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裏面。唯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問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

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爲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辯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



得之矣。○人之爲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爲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

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逢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



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逆其情而逆知之耳。○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

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之發



源由是而生。生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充盛著見。自不可揜。故其粹然之和。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擴充。積久而熟。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

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至於為忮為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為仁。謂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



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勉齋黃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爲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則爲四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

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慾所汨。則惻隱者變而爲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爲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爲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爲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

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即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問何謂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



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冬之斂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

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



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



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七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用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有不可。



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信○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

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橫劍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使兩分去曾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爲大○問蒙喻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今以



樹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  
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箇生  
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  
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  
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  
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  
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  
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  
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  
○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

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  
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  
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  
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知者  
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  
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  
理也。而其發為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  
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  
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  
之所以為妙也。○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



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眾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倣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

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為人之理矣。○程珙問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



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辯。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擗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



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孰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曰。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歟。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仁不



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豎觀底意。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別序信。

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為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當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為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



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為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為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為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為木之神。在人性為仁。義在五行為金之神。在人性為義。

禮在五行為火之神。在人性為禮。智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人性為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都不亂。○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



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所為。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賓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

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通。○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為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判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



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

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而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為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



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為。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

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遂云然。

○動以天

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閑邪則誠

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不誠則有累。誠

則無累。○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

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誠之為言實而已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

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誠者虛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

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

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



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為誠處。亦有言誠慤為誠處。不可只以實為誠。而以誠慤為非誠也。○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說。○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上蔡云。誠是實理。不

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上說。未是。○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為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故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



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如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

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己而言。正指盡心之義。○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問誠敬二字如何看。輔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



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肆底意思。○妄誕欺詐為不誠。怠惰放肆為不敬。此誠敬之別。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你都恁實。剝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

虛。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些子挫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真實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偽存心。所謂不欺。是外面為事。裏面須實是如此。纔有七分為善。更有兩三分為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即是有些子不實。便屏去了。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諸人。只成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一  
是真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  
可容易以加諸人。○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  
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  
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爲之  
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  
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  
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青。白者萬  
古白。紅者萬古紅。紫者萬古紫。圓者萬古圓。圓  
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

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真  
實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  
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就人  
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  
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  
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  
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  
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  
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  
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真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七  
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入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于克誠。誠字

始見於此

臨川吳氏曰。誠者中之實也。純乎天理之實為誠。徇人欲則妄矣。

忠信

程子曰。盡已無歉為忠。體物無違為信。表裏之義也。○盡已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盡已者。盡已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朱子曰。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已。



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為信。又見得忠如此。○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己為忠。盡物為信之論也。○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所謂發己

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曰發己自盡。但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問明道云。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蓋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為人謀而不忠與



朋友交而不信。為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信。內外大槩如此否。南軒張氏曰。盡於己為忠。形於物為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即其盡於己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蓋包涵矣。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已

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從己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此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



道說得發越條暢。○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  
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忠信  
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  
的。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  
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問忠信之信。與五  
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  
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  
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  
若泥著則不通。○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  
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

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孔子云。主  
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  
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為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  
信。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  
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  
字下得極有力。○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無往而不通。  
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事君。為人謀之忠。亦  
只是盡己之心。以為人謀耳。○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  
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  
四位實為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等類。皆在萬善



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有過去。却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



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人。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人。恕者人之人。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

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又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為州為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闊。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



成怒說怒時忠在裏面

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怒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怒又是以忠對怒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中心為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為忠。如心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

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



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旣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

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旣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已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已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



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為害非輕。

西山真氏曰。忠之為義。先儒以為中心釋之。又以盡已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已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已。盡乎已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顯於事君也。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

己推己及物之謂。○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

悌。處朋友當信。事事物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

形也。恕者影也。如有形而後有影也。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

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已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若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已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

○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敬是主事而言。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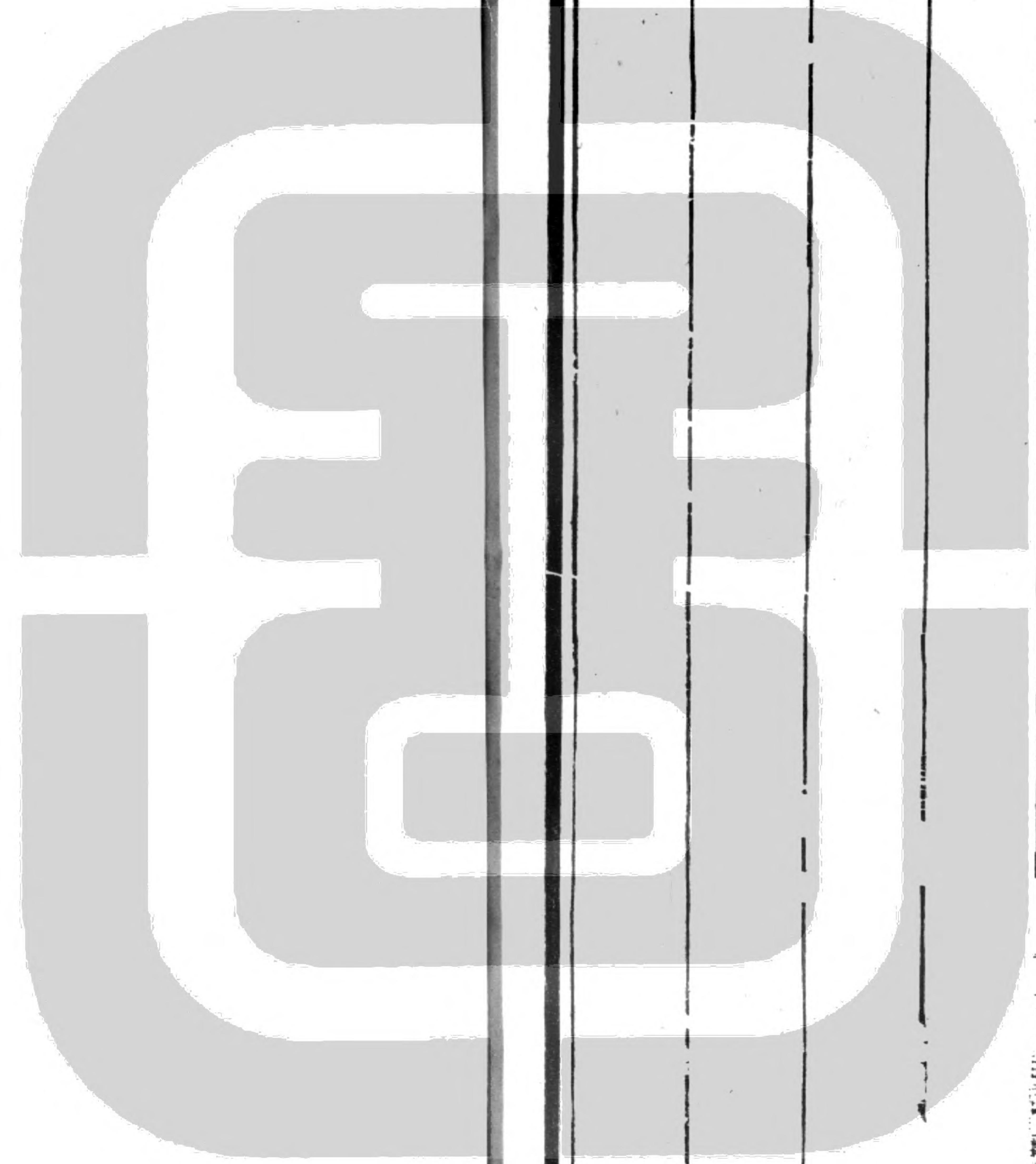
敬事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坐如尸。立如齊。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THE